

· 概念史研究 ·

祖国：一项基于近代西方语境的概念史考察

于京东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

摘要:“祖国”作为现代政治话语中的核心修辞, 独有一套意识形态化的表述体系。在近代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 “祖国”的概念经历了从词到术语、从术语到词汇丛、再由词汇丛到基本概念的诸多演变。概念的历史就是一系列变动语境的意义浓缩, 也折射了政治现代性在西方的基本确立。在此过程中, “祖国”吸收与生产的诸多理念构成了四对张力关系, 也只有通过普世与特殊、整体与局部、政治与宗教、父亲意象与母亲意象这四对关系, 才可以理解现代的“祖国”概念如何在法国大革命中重新得到整合, 从而确立了今天爱国主义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

关键词:祖国; 爱国主义; 法国; 概念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13&ZD191)

在现代性的爱国主义表述中, “祖国”是一个常用却很少得到深究的概念。^① 从翻译来看, 中文的“祖国”一词在法语中对应的是 patrie, 词根是“父亲”(père), 德语中 vaterland 的词根也是“父亲”(vater)。而在现代西方的爱国话语中, “祖国”(英语的 motherland) 的表述更多同“母亲”而非“父亲”相关联。在政治斗争、社会运动与战争环境中, “祖国母亲”的意象往往深入人心, 产生巨大的动员作用。所以卢梭说: 祖国应成为所有公民的共同母亲。^② 然而这一概念的本源含义是什么? 它在西方历史语境中发生了何种变化? 又于何时进入了现代政治的话语体系? 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在德国概念史家看来, 概念的历史就是“一系列变动语境中历时所获涵义的浓缩物”, 也是政治现代性的基本来源。^③ 在西方, 作为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源于法国, patriotism 的词根就是法语中的 patrie 一词。在年鉴学派早年所倡导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研究中, 历史语境和社会心态的考察都可以借助词语的外壳来实现。^④ 所以, 分析法语语境中 patrie 的词义演变, 在历史情境中考察近代西方“祖国”概念的基本定型, 不失为一种理解现代政治, 剖析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方法。

① 学术界对“祖国”概念的学理探讨很少, 国内的李宏图教授曾考察过 17-18 世纪法国“专制之下无祖国”的理念, 但他将其归结为民族主义的思想, 并未对概念本身进行考察。而国外学术界比较重要的研究者是维罗里(Maurizio Viroli), 他从共和主义的视角考察了爱国的思想史谱系, 对概念也有所涉及(参见李宏图《专制之下无祖国——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 2 期, 第 71-76 页;〔美〕毛里齐奥·维罗里《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潘亚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② 〔法〕让·雅克·卢梭《卢梭全集》第 5 卷,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 231 页。

③ 〔美〕梅尔文·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张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6、18、55 页。

④ Lucien Febvre, “Les Mots et les Choses en Histoire Économique,” *Annales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2(6), 1930, pp. 232-233.

一、patria: 概念的古典起源

从古典文本来看,“祖国”一词的历史似乎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时代。公元前431年,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在创作《俄狄浦斯王》(*Oedipus*)时,有一段描述他弑父娶母的预言,预言说“我得外出流亡,在流亡中看不见亲人,也回不了祖国;要不然,就得娶我的母亲,杀死那生我养我的父亲波吕玻斯。”^①这里,索福克勒斯用 *πατριδα* 来指俄狄浦斯所远离的那个“祖国”,并在使用时同另一个词 *πολη*(城邦)有所区分。在古希腊,城邦是政治与公共生活的中心,也是拥有政治属性的人的天然聚合。但是城邦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又免不了需要一些名词来具体指代“作为整体的家庭、村庄等聚合共同体,包括各种族群(*ethnos*)在内”,*πατριδα*(拉丁文 *patria*)一词便应运而生。^②它在本初意义上来源于家庭的日常用语,指的是具体实在的、有血有肉的、有特定家族祭祀的那块土地,同时也是埋藏祖先骸骨、安葬先人灵魂的地方。^③所以 *πατριδα* 是一个非政治的概念。首先,它指代的是土地。“祖土”(*terre-patrie*, *patris gaia*, *patris aia*)的表述在荷马(Homer)的史诗《伊利亚特》(*Iliade*)中至少出现了36次之多,而梭伦的诗集中“土”(γη)也是作为怀念雅典“祖国”(*πατριδα*)时的主要表述。^④其次,它描述“家”的日常生活。*πατριδα* 在修辞学领域的出现常常伴随着对家庭生活、亲族关系、父亲形象以及私人情感的描述,这是一种不同于现代政治的生活模式和情感归属。最后, *πατριδα* 在范畴上大于或等于城邦(*πολη*)。狭义上指城邦及其周边,而广义上则更接近于共同体。公元前4世纪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在记述希波战争时就说“我们拯救了祖国(*patris*)解放了整个希腊,尽管城邦各个分立,但希腊是我们共同的祖国(*koinè patris*)。”^⑤在本初意义上, *πατριδα* 一词在古希腊有三种义涵:一是空间,它同土地相关联;二是情感,无论是作为词根的“父亲”(*πατεραις*)还是希腊时代“大地母亲”的信仰, *πατριδα* 一词的使用都会引发关于共同的“家”的想象。^⑥三是排外, *πατριδα* 一方面会将所有公民视为一母所出加以团结,另一方面对城邦中的外邦人加以区分。^⑦

实际上, *πατριδα* 一词在古典时期还暗含着一种准宗教属性,这在古罗马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patria* 成为政教合一的概念。从其拉丁语词根来看, *pater* 意为“父亲”“父辈”“一家之主”“一族之长”。^⑧父辈先祖的引申义往往同罗马的建城起源关联在一起,在理论家的表述中, *pater* 既可以指元老院,又可以指贵族。前者源于建城的各个氏族族长集合,后者则是元老院成员的后代。西塞罗在《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中说,“罗慕路斯同塔提乌斯一起挑选了一些杰出人

① Sophocle E. Boutmy, *Oedipe Roi, Tragédie, Texte en Regard avec Deux Traductions*, Paris: Chez Mansut Fils, 1828, pp. 6-7, 44-45, 77-78, 208-209.

② Louis Legrand, *L'Idée de Patrie*, Paris: Hachette, 1897, pp.6-8.

③ (美)毛里齐奥·维罗里《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第17页。

④ Violaine Sebillotte Cuchet, “La Patris Grecque: Essai d’Interpretation,” *Cahiers du Centre Gustave Glotz*, 10(1), 1999, p.8; Louise-Marie L’Homme-Wéry, “La Notion de Patrie dans la Pensée Politique de Solon,” *L’Antiquité classique*, 69(1), 2000, pp. 39-41.

⑤ Violaine Sebillotte Cuchet, “La Patris Grecque: Essai d’Interpretation,” *Cahiers du Centre Gustave Glotz*, 10(1), 1999, p.9.

⑥ 柏拉图说,大地是共同的母亲,祖国生育并抚养了我们的英雄和祖先(参见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1-262页; Violaine Sebillotte Cuchet, “La Terre-Mère: Une Lecture par le Genre et la Rhétorique Patriotique,” *Kernos*, 18(1), 2005, pp.203-206.

⑦ Louise-Marie L’Homme-Wéry, “La Notion de Patrie dans la Pensée Politique de Solon,” *L’Antiquité Classique*, 69(1), 2000, pp. 37-38.

⑧ Félix Gaffiot, *Dictionnaire Latin Français*, Paris: Hachette, 1934, p.1124.

士组成王政议事会,而这些人被尊称为元老(patres)……国王对这些显贵们非常尊重,称他们为元老,称他们的儿子为贵族。”^①所以,patria(πατριδα)在罗马成为一个政治概念,juris patria指“祖国”,其基础是杂糅了父权制的法律体系与公民资格。单是在西塞罗的作品中,patria一词就出现了260次之多,所以在《论共和国》中有这么一段内容:“啊!罗慕路斯,神一样的罗慕路斯,一个多好的祖国(patriae)保卫者由神明降生!啊!父亲!族主!啊,神的血统!”^②

patria源于pater,它既是父,也是神。维吉尔(Virgilius)的《埃涅阿斯纪》(The Aeneid)中,pater既是罗马城的祖先埃涅阿斯(pater Aeneas),也是宙斯(pater Jupiter)、战神(Gradivus pater)、风神(pater Aeole)的称呼。^③这构成了patria概念的宗教属性,religio patria似乎是在希腊时代“大地母亲”崇拜基础上的发展。当然,patria指代土地的空间属性也并未消失,loci patria(出生地),terra patria(祖土)依旧是日常生活中描述地方的重要词汇。然而在罗马时代,私人世界的喜怒哀乐同共和国的事业是息息相关的,基于局部的、地方性土地的热爱与基于统一的、最高的共同体的热爱有本质差别,作为公民,需要超越个体的、局部的、地方的偏好,凝聚于“罗马”(Populus Romanus, Orbis Romanus)这一更高的理念共同体上来。^④西塞罗在《法律篇》中关于“两个祖国”的论述对此作了最好的阐释:

我认为加图和所有外地人一样,都有两个祖国:一个来自天然,一个来自公民身份。尽管出生在图斯库卢姆,但已被接纳为罗马城邦的公民,因此按出生他是图斯库卢姆人,按法律则是罗马人,因此他拥有一个地理上的祖国和一个法律上的祖国……这两个都是我们出生并受庇护的祖国。但只有以共和国名义的罗马才是我们奉献一切、为之牺牲的对象。^⑤

在“两个祖国”的语境中,罗马时代出现了“祖国”概念中的第一批重要术语(term)——pro patria(保卫祖国),pro patria mori(为国牺牲),这标志着它的词汇化(lexicalization)。在共和国生死存亡的战争环境中,patria的空间、政治与排他属性也通过这些术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西塞罗《论共和国》的第一卷说:“对于勇敢的人们来说,被自然和老年耗尽比有机会为保卫国家(pro patria)而贡献自己的生命更为不幸。”^⑥贺拉斯(Horace)在《颂诗集》(Odes)中的一句话,“为国牺牲最为温存与荣耀!”(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一直传承到法国大革命,并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⑦实际上,“两个祖国”也构成了法国大革命前后爱国主义(patriotism)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争论的最初源头。^⑧罗马帝国后期的世界主义思想,也是借以patria这一词语来表述的。帝国晚期的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曾说:“作为安东尼,我的祖国是罗

① 西塞罗《论共和国》王焕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0-141,148-149,186-187页。

② 西塞罗《论共和国》第110-111页。

③ Félix Gaffiot, *Dictionnaire Latin Français*, Paris: Hachette, 1934, p.1124.

④ Ernst H. Kantorowicz, “Pro Patria Mori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6(3), 1951, pp.474-475.

⑤ 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4-185页; Raymond Chevallier, *La Patr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pp.9-10.

⑥ 西塞罗《论共和国》第22-23页。

⑦ M. Potier (ed.), *Odes D'Horace*, Paris: Chez le Potier, 1867, pp.144-145.

⑧ 法兰西版“两个祖国”指的是基于地域的法兰西爱国主义与基于自由和人道的普世主义(见 Jean-René Suratteau, “Cosmopolitisme et Patriotism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253(1), 1983, pp.379-389)。

马而作为人,我的祖国则是世界。”西塞罗也说“吾辈所至,到处皆为祖国。”^①然而,随着罗马公民权扩展到周边各族,帝国的普世取向与不断激化的地方性冲突背道而驰,基于空间属性的地方认同无疑给普世政体的政治和情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所以,当作为政教信仰的 *patria* 概念在内部产生自相矛盾的内涵理念时,罗马帝国自身也出现了空间统辖能力的衰弱与认同纽带的断裂,离分崩离析便不远了。

二、中世纪的二元结构

基督教接下了整合普世帝国的接力棒。当罗马皇帝宣布其为国教之时,教会“从危难与耻辱的位置突然被召唤到权力的宝座上”,竟一时手足无措。然而此时它已经具备两个优势:一是《圣经》中教会与国家联盟的历史传统,二是教会团体多年在罗马统治阶层传教的管理经验。^②事实证明,教会在沿袭了世俗政治中的部分制度与理念之后,很快以势不可挡的力量横扫旧帝国的格局,在拉丁普世主义与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重建起一套更为强大的政教话语体系,*patria* 一词便也随着教会对罗马资源的吸收而被带入了中世纪。

中世纪的法国同整个西方世界一样,呈现为教会与世俗的二元结构,*patria* 一词的概念演变也表现为两条脉络。^③ 基督教在征服罗马和西方世界后,对罗马政治话语中的 *patria* 一词采取了正反两手的策略。正的一面,对罗马建城神话谱系中的表述加以吸收,借用它来建构基督教自己在西方世界的话语体系。罗马语境中代表“父亲”与“神”的 *pater* 出现在拉丁文本的《圣经》中时,被过滤掉异教神的一面,只保留了“父亲”之意,《新约》部分用它来称呼全体子民共同的“父”,也就是上帝。^④ 事实上,基督教并不拒斥罗马话语中“保卫祖国”“为国牺牲”的表述,反而试图在十字军东征的背景下用它们进行动员,这见之于诸多十字军编年史的记述中。^⑤ 反的一面,教廷对“祖国”概念的具体内涵和所指进行了置换。与希腊罗马时期的 *patria* 一词在空间上所指代的城邦(包括城市周围)有所不同,教会理论家通过“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划分,割断了 *patria* 同世俗领域之间的关联。如果说,此前罗马作为公民的 *patria* 是因为共奉的神、共同的祖都扎根在这个城邦,那么现在来自耶路撒冷的耶稣成为信徒们共同的“父”了,对此时的罗马人而言,*patria* 还是罗马吗?在奥古斯丁看来,正是对于世俗之城的执著才造成了此前罗马人的苦难。尘世间个人同 *patria* 之间的羁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成为上帝之城的市民才是此生最大的功德,“天国”(*patria*)无疑才是所有信徒们共同的“祖国”。^⑥ 所以在领导十字军东征的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看来,弟弟阿图瓦伯爵(Comte d' Artois)的战死尽管让他有

① Raymond Chevallier, *La Patr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pp.9-11.

② (英)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孙秉莹、谢德风、赵世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9、10页。

③ (美)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黄辉、杨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20页。

④ 马太福音中,耶稣说“父啊(*pater*),天地的主,我感谢你。”[Leander van Ess (ed.), *Biblia Sacra Vulgatæ Editionis, juxta Exemplar ex Typographia Apostolica Vaticana, Romæ 1592*, Tubingæ: Sumtibus Ludovici Friderici Furs, 1824, Vol. 1, p.629, Vol. 3, p.16]

⑤ 119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的一篇布道文中,用 *ut pro patria contra hostes fortiter decertent* 做开场白,意为“为‘天国’而同他人去战斗。”[Jacques-Paul Migne (ed.), *Patrologiæ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Latina*, Paris: Petit Montrouge, 1855, Vol. 214, pp.513-514]

⑥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上,吴飞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99-203页。

着世俗情感上的痛苦,但他也欣慰于兄弟能以身殉教,将进入天国(*la céleste patrie*)得到应得的奖赏。^①此外,基督教还将罗马 *patria* 所蕴含的家长制元素融入到了教会管理体制,拉丁语中的“家长”“族长”(*patriarcha*) 在中世纪的神学作品中成为了对主教和教会的称呼,是神学家建构理论体系的核心词汇之一。相应的 *patria* 的政治属性得到很大程度的贬斥,宗教属性成为核心,即便在世俗社会,“封建”(*féodalité*) 的词根也是来源于对基督的“虔诚”(*fidélité*)。因此在封建体系的日常用语中, *patria* 降格一位,去除了同城邦之间的世俗羁绊,还同王朝与政治脱钩,仅局限在一般意义上指某人出生的“乡镇”“村庄”这样非政治性的“地方”。^②

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指出:中世纪早期封建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私人臣属关系的崛起。这种基于“人对人”忠诚的政治社会结构在本质上同基于土地与空间的政治认同互不相容,所以空间指向的 *patria* 一词在封建政治话语中并没有过高的政治地位。^③在中世纪法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patria* 在世俗社会与政治话语中只保留其空间属性,即“出生地”的含义。10世纪以后,所指代的空间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扩展。绝大部分的编年史作品中, *patria* 同 *pays*(地方), *regio*(区域), *partes*(部分)等词汇是同义的,大都指的是并不明晰的某个“地方”或“地区”。^④这一时期的衍生词汇也都是基于土地与地域的,诸如 *expatrier*(驱逐)、*compatriote*(同乡)、*patriote*(同胞)、*rapatrier*(回乡)、*apatrié*(定居)等等,这些词汇术语尽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私人情感成分,但大都让位和服从于此时教会更为强势的宗教感召。^⑤

中世纪后期的法国, *patria* 概念中的二元结构有了变化。一是 *patria* 所指代的地理空间有所扩大,从原来表示一个人“出生地”的村庄和乡镇,扩展到更大的城市和省份。^⑥二是基于地理空间属性的 *patria* 开始逐步同“领土”“民族”“国家”这些政治术语产生关联。1539年,罗伯特·埃蒂安(Robert Estienne)出版的《法语拉丁语词典》中, *patria* 第一次出现在 *pais*(*pays*) 的词条下。*pays* 指世界(*orbis*)、区域(*regio*)、阶段(*tractus*)、民族(*natio*)、土地(*terra*)和故乡(*patria*),而作者列举了三种 *pays* 等于 *patria* 的情形:即古代城邦(*patria antiqua*)、保卫国家(*defensionem patriae se-ruire*)、背叛祖国(*patriam prodere*)。^⑦其大背景是中世纪后期世俗政治的兴起,在王权与教权斗争中, *patria* 一词开始重新被赋予政治内涵与世俗情感。一方面,随着十字军运动的衰落带来的教权式微,世俗君主挑战宗教权威时, *patria* 的古典义涵被重新征引,同国王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说在119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尚且可以利用教廷权威,要求英法两国休战并投身第四次十字军

① (法)雅克·勒高夫《圣路易》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900页; Jacques Le Goff, *Saint Louis*,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2014, pp.1041-1042.

② Ernst H. Kantorowicz, "Pro Patria Mori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6(3), 1951, pp.472-492; Jean Lestocquoy, *Histoire du Patriotisme en Franc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Paris: Albin Michel, 1968, pp.19-20.

③ (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张绪山译,郭守田、徐家玲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49-253页。

④ *patria* 与泛指地方的另一个词 *pays* 是同义互换的,常常也以 *patriae*, *patrias* 的复数形式出现(Gustave Dupont-Ferrier, "Le Sens des Mots Patria et Patrie en France: au Moyenage et jusqu'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188/189(1), 1940, p.89)。

⑤ 例如记述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编年史中就说“教皇的布道,很快便传遍了大大小小的整个高卢地区(*Galliarum patriam*)。”[Nirmal Dass, *The Deeds of the Franks and Other Jerusalem-Bound Pilgrims: The Earliest Chronicle of the First Crusade*,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1, p.26; Sylvianne Rémi-Giraud et Pierre Rétat (eds.), *Les Mots de la Nation*, Ly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Lyon, 1996, p.172]

⑥ 1200年,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任命来自故乡锡耶纳,生于艾斯特鲁坎的马修为主教(Matthaeus, natione Etruscus, patria Senensis)。[Jacques-Paul Migne (ed.),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Latina*, Paris: Petit Montrouge, 1855, Vol.214, pp.907-908]

⑦ Robert Estienne, *Dictionnaire François-Latin: Contenant Les Mots & Manieres De Parler François*, Paris: Imprimerie de Robert Estienne, 1539, p.348.

战争的话,1213年他发布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诏书时,便已经得不到欧洲君主的支持了。世俗国王开始在各方面强化王权,反对教皇的干涉。罗马时期“祖国之父”的称号(*pater patriae*, 法语 *père de la patrie*)重新在法国国王身上得到了复兴,并从此在旧制度的王朝话语体系中得以延续。^①另一方面, *patria* 在王国消解普世帝国的努力中同王朝统治的领土空间实现结合,在村镇、区域、城市和省份的范围基础上,逐渐用来指整个法兰西王国。十字军东征期间,教会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开征一项基于地域空间的特别税以应对防御和紧急状况,谓之“保卫圣地”税(*pro defensione Terrae Sanctae*),世俗君主很快效仿教会的这一举措,征收“保卫王国”税(*pro defensione regni*)。通过征税这一具体行动, *patria* 逐渐同王国领土空间这一政治事实勾连在一起,1302年菲利普四世(Philippe IV)说“保卫祖国是每一个人的义务。”^②随着法国王权的强化,16世纪以后, *patria* 便已经指代王国统治的整个区域了。^③

三、旧制度下的三套话语体系

按照年鉴学派鼻祖之一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考据,法语中 *patrie*(祖国)一词的确切出现大约在1540-1550年间,由拉丁语 *patria* 演变而来,并在16-17世纪开始流行。^④1539年,也就是埃蒂安第一版《拉丁语法语词典》问世的那一年,法语在同拉丁语长达数百年的斗争中开始宣告胜利,也标志着拉丁普世主义的衰落与方言世俗王国的崛起。尽管早在中世纪,各地作家就已经开始用自己方言进行文学创作,但只有到了1539年,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颁布的维莱-科特雷(Villers-Cotterets)敕令才将法语的使用推广到了所有官方活动中。^⑤与此同时,词典的编纂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法语中 *patrie* 一词的相关术语与词汇逐渐以规范成文的形式确定下来,一方面同绝对主义国家的历史观念相结合,另一方面又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社会环境中增添了许多新义涵。

1635年,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创办了法兰西学院(L'academié francaise),其首要职责便是编写一部词典以规范和推广法语的使用,这构成了 *patrie* 一词概念阐释的官方体系。1694年第一版的《法兰西学院法语词典》中, *patrie* 的解释是“出生地”“出生国家”。“法兰西是我们的祖国”(la France est notre patrie),“爱国是第一义务”(l'amour de la patrie),要热爱国王这个“祖国之父”(père de la patrie),“服务祖国”(pour le service de la patrie)就是忠君爱国,是“保卫祖国”(deffendre sa patrie)和“为国牺牲”(mourir pour sa patrie)。^⑥词典在保留 *patrie* 的古典表述的同时,主要着力于解释王朝所宣扬的价值体系。首先,绝对主义谱系下的“祖国”就是空间上的法兰西王国整体,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包括它的土地和政权。尽管16世纪领土(territoire)的概念认知尚未普及,但事实性的领土空间是由王权所排他性占据的,热爱祖国,也就是热爱王权治下的土地。随后, *patrie* 同国王开始结合,在绝对主义“朕即国家”的话语体系中,“*patrie* = 国

① Hélène Dupuy-Brégant, “Le Roi dans la Patri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63(284), 1991, pp.141-148.

② 这个“祖国”既可以是上帝统治的国度(*regnum Christi regis*),现实中也指法兰西王国(*regum regis Francia*) [Ernst H. Kantorowicz, “Pro Patria Mori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6(3), 1951, p.478]。

③ Gustave Dupont-Ferrier, “Le Sens des Mots Patria et Patrie en France: au Moyenage et jusqu’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188/189(1), 1940, p.95.

④ Lucien Febvre, Thérèse Charmasson (ed.), *Honneur et Oatrie*, Paris: Perrin, 1996, pp.142-143.

⑤ 1629年路易十三颁布的米肖法典(Code Michaud)进一步将法语使用推广到洗礼、婚姻和丧葬等社会生活(参见(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00页)。

⑥ *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tome 2, Paris: Jean-Baptiste Coignard, 1694, p.220.

家=国王”开始成为一种普遍共识。国王作为政治体的化身(incarnation)源于中世纪后期“神秘之体”(corpus mysticum)的理论,与封建社会“臣属—领主”式的动员方式不同,有机论的“神秘之体”理念认为基督教会是一个超自然的实体,身为教会身体与手足的教士和信徒,应该为作为首脑的上帝服务。世俗君主也效仿教会,用有机体理念论证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一个有机实体的王国中,国王是首脑,臣民皆是其身体政治的一部分,身体天然听从首脑的指挥并为首脑而贡献全部。1274年巴黎圣丹尼修道院的年鉴中便已经有了如下的内容:为祖国(patria)而战斗是自然而永恒的律法,甚至教士也应为保护法兰西——这一神秘王国之体而战斗。^①所以,旧制度下的“祖国”概念便具有了两种人格化的意象:一是作为父亲。1694年版的《法兰西学院法语词典》中,patrie连同patriarche(家长)、patricien(贵族)、patrimoine(遗产)等都被放在了père(父亲)的条目下,“祖国之父”所表述的是一个伟大君主或为国牺牲的伟大人物。二是作为神。1588年贝洛瓦(Pierre de Belloy)首次阐释了法国版的君权神授理论,他在吸收了“国王之主权先于教皇”的高卢传统之外,发展了布丹(Jean Bodin)的主权理论,王权开始成为一种绝对的、完整的权力,而国王则成为“人间的神”。法兰西的领土空间需要作为主权者的国王,而“祖国”与国王的等同正是这种神圣结合的体现,成为政治实体化的实现方式,并在王权崇拜与爱国情感中为领土扩张提供了合法的辩护。^②

然而此时“爱国”更多是同“忠君”相结合。16世纪开始,宗教战争的环境下古典爱国主义曾短暂复兴。1595年,宗教战争中牺牲的一位将军的墓志铭上就写道:这个人,为了祖国(patrie),为了法兰西(France),慷慨赴死。^③这基本上是古罗马时代“为国牺牲”(pro patria mori)的重新表述。然而,这种古典爱国情感很快为绝对主义国家的政治理念所统合。一方面,对祖国的热爱就等同于对国王的忠诚。波舒哀(Jacques-Bénigne Bossuet)主教说,“国王和祖国是一体的,正直的人对国王生命的爱应超过对自己生命的爱。”^④另一方面,御用文人将“保卫祖国”与“为国牺牲”的古典价值同国王的荣耀关联在一起,爱国就是服务、献身于国王。做一个爱国的法兰西人,就是做一个忠顺的臣民。^⑤然而,进入18世纪以后,在绝对君主打压教权,重新复兴“祖国”概念政治属性的同时,世俗社会被长期压抑的各种理念也开始通过patrie的词语外壳来实现复兴。

1749年,七年战争中来自英语世界的patriotism一词传入法国,取代了l'amour de la patrie,用来形容对祖国的热爱,并引起了法国精英阶层的注意。^⑥在法国,18世纪爱国主义(patriotisme)的兴起同知识精英对古典资源的重新挖掘有关。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patria的概念介于virtù(德能)与fortuna(财富)之间,但同这两个概念并无实质性关联。patria跟政治自由有关,爱国主义是一种私人领域的情感,它在本质上须同共和国自由的复兴相容。所以,“失去了祖国,人也就失去了自由”。^⑦在法国,17世纪末,patrie一词开始同自由相关联,成为反对国王专制的武器。1688年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说“专制主义下没有祖国,只有利益、荣

① Ernst H. Kantorowicz, "Pro Patria Mori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6(3), 1951, pp.484-492; Raymond Chevallier, *La Patrie*, p.19.

②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第139页。

③ Sieur de Mericourt de Combles Waroquier,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Heraldique Et Geographique De La Noblesse*, Nyon'aine, 1787, p.54.

④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第138、139页。

⑤ Jean Lestocquoy, *Histoire du Patriotisme en Franc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Paris: Albin Michel, 1968, pp. 41-50.

⑥ Edmond Dziembowski, *Un Nouveau Patriotisme Français, 1750 - 1770: La France Face À la Puissance Anglaise À L'Époque de la Guerre de Sept Ans*, Paris: Voltaire Foundation, 1998, p.52.

⑦ Yves Charles Zarka, "L'Amour de la Patrie chez Machiavel,"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62(2), 1999, pp.273-275.

誉和服务君主。”^①到 18 世纪，patrie 一词已经流行于指代一群自由人民所居住的土地，“爱国者”（patriote）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e）也不再仅仅是对故乡或是国家的热爱，而是对自由的追求。孟德斯鸠就援引古罗马的古典自由传统来论证爱国主义不容于王朝体制，支持贵族阶层的反专制与反暴政。1788 年 9 月，巴黎高等法院开始以“爱国者”（patriote）的名义对国王发动猛烈攻击，他们援引了古罗马的爱国思想，试图以古典自由来反对国王专制，重塑贵族的地位。一直到 1789 年法国三级会议召开之前，patriote（爱国者），patriotique（爱国的），patriotisme（爱国主义）等词一方面被用来批评王权，批评王国的腐化与错误政策，另一方面用于反对三级议会内部的改革诉求。在这一时期层出不穷的政论小册子中，里奇伯格（Toussaint de Richebourg）采纳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认为自由之于王朝如同自由之于共和国一样必要，所以同王朝相适应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反对王朝腐化、国王专制，同时又反对暴民横行的理念。他认为，如同古典共和国各个等级各司其职一样，只有贵族才独有“爱国”这一高贵品质，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有利于强化而非模糊第二和第三等级之间的区隔的。因此，在法国复兴古典爱国主义，就是要明确严格的等级秩序，减少新增贵族，限制国王的权力。另一位贵族的辩护者南赛（Buat-Nançay）除了引述孟德斯鸠，还追溯了封建时代的惯例与习俗，认为爱国主义所宣扬的价值，应该是中世纪传统中的勇猛、英勇与荣耀，平民是没有资格谈爱国的，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为祖国服务。因此，贵族不仅独爱国，还是法兰西民族（la nation française）的唯一代表，是道德高尚的真正公民。^②

同贵族相比，旧制度末期的启蒙精英尽管同样从古典自由出发来解释 patrie，但却超出了贵族反专制的层面，上升到自由建政的范畴。同样讨论古典价值，卢梭与马基雅维利对 patrie 的理解却有所不同，不同于马基雅维利在私人领域内讨论爱国，卢梭将爱国放置于公共政治的视野内。一方面，卢梭认为，爱国是许多伟大品质与美德的源泉，是赋予我们所有英雄主义激情的基础。而一个人的祖国，也不只是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而是包括了公正的法律、淳朴的风俗、生活的必需、安定、自由与尊重在内的各种事物。“只有得自祖国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只有把自己的生命用来为祖国服务，才是真正的幸福。”^③这实际上形塑了后来大革命期间爱国主义的现代表述。另一方面，卢梭将“祖国”与“人民”联系在了一起。在 1755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中，卢梭说：培育对祖国的热爱就是培育有德行的人民。^④这一年教士库耶（l'abbé Coyer）在出版的《论古语祖国与人民本质》中也说：祖国是一种意象，一种美好、神圣的理念，它就像一件巨大的编织物，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覆盖所有人民（peuple）。而在古典时代的“祖国”，人民才是“更有用、更美德，也更受整个民族（nation）尊重的那部分”^⑤。

卢梭和库耶对 patrie 的讨论直接影响了 1765 年狄德罗第一版《百科全书》中“祖国”词条的撰写。若古（Chevalier Jaucourt）所撰写的内容基本涵盖了启蒙精英对于“祖国”概念的基本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义项：（1）俗语中指出生地。（2）一个人对自己身在其中的、自由和法律所保障的幸福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归属感，“专制之下无祖国”。（3）一块居民幸福地聚集，外国人也乐于来此的土地。（4）一个接受、呵护、关爱所有孩子的母亲，古典时期祖国是每一个人的第

① Jacques Godechot, “Nation, Patrie, Nationalisme et Patriotism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0-12 (206), 1971, pp.481-501.

② Jacques Guilhaumou & Raymonde Monnier (eds.), *Dictionnaire des Usages Socio-Politiques (1770 - 1815)*, *Patrie, Patriotisme*, Paris: Champion, 2006, pp.66-79.

③ (法)让·雅克·卢梭《卢梭全集》第5卷第605页。

④ (法)让·雅克·卢梭《卢梭全集》第5卷第226页。

⑤ L'Abbé Coyer, *Dissertations sur le Vieux Mot de Patrie et sur la Nature du Peuple*, Haye: Chez Pierre Gosse junior, 1755, pp.9-17, 44.

一个母亲。(5) 爱国是一种政治美德，是致力于美好德行、良善法律、民主政治。(6) 古典时代政治、战争、诗歌、民主生活中的一种修辞。(7) 爱国主义是一种同宗教情感交织起来的東西。^①

从第2条和第3条解释开始，“祖国”概念的内涵已然被启蒙运动所更新。一方面，自由、法律、人民、幸福等古典共和价值被加入到“祖国”的词语外壳中，以反对国王专制，复兴古典时代的共和政治，而构成这个共同体的多数是由人民所形成的公民。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初显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争论中，启蒙思想家试图将“博爱”(fraternité)的理念植入“祖国”来加以调和。第4条解释是有机政体理念在旧制度后期的发展。随着路易十四后期“王之两体”的分离，作为自然体的国王脱离了作为象征体的国王，而“祖国”作为一个脱离了国王的政治象征，实际上给新兴的“民族”“人民”理念提供了化身空间。^② 第5条、第6条和第7条解释实际上反映了民间社会的对“祖国”概念的不同理解。底层民众对 patrie 的理解依旧偏向《教义问答》与民间传统。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 patrie 仍旧指代“故乡”，既可以是出生地，也可以是成长的地方。另一方面，宗教的社会影响依然延续并时而复兴，教廷话语中的 patrie 依然指天国。^③ 此外，法兰西民间传统中“祖国”的女性与母亲的意象也得到继承，法兰西被想象成一个母亲，爱国情怀则来源于母子感情。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圣女贞德(Jeanne d'Arc)，19世纪的浪漫史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说：贞德是法兰西民族最初的祖国意象，近代法兰西的爱国主义便诞生于这位女性身上。^④

四、概念的革命：政治斗争与话语生产

1789-1795 短短数年间，“祖国”以前所未有的频率急剧出现在法国政治与社会的诸多议题中，迅速完成了一个政治概念的社会化与民主化，并在革命政治与社会运动的过程中重新得到了解读。如果说在革命之初，patrie 一词的流行程度尚且不如 nation(民族)和 peuple(人民)的话，那么1791年后随着外部形势的恶化与内部威胁的加剧，大写的 Patrie(开始转向真正的现代性“祖国”)毫无疑问成了最为广泛使用的词汇之一，“保卫祖国”也成了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国家理由。在激烈革命运动与政治斗争中，“祖国”概念本身也实现了内部的再造，一个现代性的政治概念几近成熟。

1789年5月，当特权等级尚且沉浸在利用古罗马自由传统来反对王权、维护特权的美梦中时，第三等级效法以自由的名义对特权发动了进攻。在这一年的三级会议《备忘录》中，贵族阶层强调他们是拯救祖国的首要根基，而第三等级则控诉教士阶层没有祖国，特权等级是服务祖国的障碍。对第三等级而言，祖国不是独属于特权阶层的，所有臣民都是祖国的儿女，任何行业、任何个人都可以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第三等级也就有权利进入军队、法庭和政府的任何部门。显然，在大革命的早期，第三等级拒绝传统祖国概念中的父权制与等级制，试图复兴一种古典共和的自由传统。然而，他们也做了两个方面的妥协。一是对 patrie 的重新解读并没有否定国王。革命初期的国王还有很强的号召力，尤其对贵族而言，国王依然是“祖国之父”，是服务与效忠的

① Denis Diderot et Jean Le Rond d'Alembert (eds.),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tome 12, Paris: Chez Briasson & David & Le Breton & Durand, 1765, pp.178-181.

② Jean-Marie Apostolides, *Le Roi-Machine: Spectacles et Politique au Temps de Louis XIV*,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81, pp.8-13.

③ 1728年一本《教义问答指南》中就说：人应该始终谨记地上的自己不过是被天上的“天国”(patria)所放逐而已(Charles Joachim Colbert, *Instructions Generales en Forme de Catechisme*, Paris: Chez Nicolas Simart, 1728, pp.387, 438, 439)。

④ 1559年的一本书中就写道：法兰西，艺术、武备和法律之母，长年以来你用你的乳汁哺育我〔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第111页；Jules Michelet, *Jeanne d'Arc*, tome 1, Paris: Hachette, 1853, pp.4, 10, 11)。

对象。二是尽管否定特权和等级,但新成立的国民议会仍旧试图团结所有教士和贵族。所以会议代表在讨论中常常使用“我们都是血脉相连的兄弟,是祖国母亲的儿女”,“为了我们共同的祖国”这样的措辞。^①实际上,革命初期王朝话语体系中的一部分爱国理念得到了保留,祖国作为统一而不可分割领土空间便被西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ès)等人所推崇,以此来确保国民议会不致分裂,法兰西统一不受威胁。所以,尽管第三等级内部就民族代言权与命名权问题争执不下,但这一时期广泛存在的共识是:法兰西民族只有一个,祖国不可分割。^②

进入大革命中期,随着《人权宣言》的诞生,普世主义的理念重新被纳入到对“祖国”的理解当中。1790年7月18日《导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一篇报道上说:“巴黎的外国代表团齐聚,向自由祭坛致敬,一同见证这项很快将在世界各地民族内实现的事业。这些代表是‘全人类爱国主义’的使徒,而这个‘祖国’孕育于法兰西,但却属于全世界。”^③在革命的这一阶段,爱国主义同世界主义似乎并不排斥,它们都伴随着对王权与专制的反对,都有对自由与幸福的渴望,因而在对全人类之爱的追求中能够实现共存。1776年北美《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与1795年康德的《永久和平论》(*Zum ewigen Frieden*),都是这种理念的体现。然而随着1791年后法国内部政治形势的恶化与外部战争威胁的到来,革命初期乐观的普世主义情绪很快遭到沉重打击。到1792年7月5日,国民立法议会宣布“公民们,祖国在危急中”时,古典时期“保卫祖国”“为国牺牲”的情感资源与排他属性重新得到复兴,某种程度上也宣告了革命初期和平环境下普世主义理想的破灭。“祖国”一词在接下来的这一阶段甚至超出了“自由”“平等”等革命修辞的使用频率,成为公民爱国主义的最流行表述。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祖国”概念开始系统地意识形态化,在原有术语和词汇丛的基础上,生产出了许多新的政治修辞。由于革命中的爱国主义往往是玩弄言辞的游戏,自我包装与污名化的策略开始流行于党派斗争与社会运动的历史语境中。尤其是对“祖国”热爱开始同“死亡”相关联,并且交织在对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解读中。^④一方面,为了拯救祖国,公民可以慷慨赴死;另一方面,同样为了拯救祖国,可以毫不犹豫地共和国的内部和外部杀人。

国王很快成为这种新“爱国主义”的第一个牺牲品。随着外部战争的爆发和二次革命的推进,国王在新一轮“保卫祖国”运动中不幸被置于祖国的对立面。1791年7月17日,国王出走失败后,在祖国祭坛(*autel de la patrie*)上,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和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发表演说,要求撤换国王。1792年6月,国民军节节败退,国王又撤换了吉伦特派的“爱国大臣”,愤怒的群众在抗议中直接喊出了“国王是卖国贼”(*traître à la patrie*)的口号,当时巴黎民众冲击王宫时打着的三面旗帜上便写着“祖国”“自由”“平等”。所以当1792年7月5日国民立法会议宣布“祖国危急”时,革命也完成了将国王从“祖国”当中清除出去的准备。布里索

① J. Madival and E. Laurent, et. al., (eds.),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9 à 1860: Recueil Complet Des Débats Législatifs & Politiques des Chambres Françaises*, Paris: Librairie Administrative de P. Dupont, 1862, tome 2, pp.258, 294; tome 4, pp.119, 243; tome 6, p.1; tome 8, pp.196, 249.

② Emmanuel-Joseph Sieyès, *Dire de l'Abbé Sieyès, sur la Question du Veto Royal à la Séance du 7 Septembre 1789*, Versailles: Chez Baudoin, 1789, p.8.

③ Jean de Viguier, *Les Deux Patries: Essai Historique sur l'Idée de Patrie en France*, Mayenne: Dominique Martin Morin, 1998, pp.79-82.

④ 例如作为动员的正面词汇 mourir pour la patrie(为国牺牲), mérité de la patrie(奉献祖国), servir de la patrie(服务祖国), salut de la patrie(救国), patriote(爱国者), patriotiquement(爱国的)等,以及作为污名化工具的反面词汇 menacer la patrie(威胁祖国), déchirer la patrie(分裂祖国), traître à la patrie(背叛祖国), lèse-patrie(侵犯祖国), l'ennemi de la patrie(祖国敌人), antipatriote(非爱国者), antipatriotisme(非爱国主义)等,见 Jacques Guilhaumou & Raymonde Monnier (eds.), *Dictionnaire des Usages Socio-Politiques (1770 - 1815), Patrie, Patriotisme*, Paris: Champion, 2006, p.17.

(Jacques-Pierre Brissot) 说“祖国已陷于危急,不是因为缺乏军队,也不是因为我军不勇敢,国防不巩固,资源不充足。而是因为有人使祖国的力量瘫痪了,他就是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卑鄙无耻的谋臣将他变成了祖国的敌人。”^①雅各宾派更为激进,马拉(Jean-Paul Marat)杀气腾腾地说,路易必须作为一个背叛祖国的叛徒、千万法国人的屠杀者来被审判。所以在1793年初,路易十六作为“祖国的叛徒,背信弃义者,一万法国人的谋杀者,民族主权的篡位者”被法兰西祖国和人民送上了断头台。^②

共和革命后期新爱国主义的象征应该是什么?这在处死国王之后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到1793年底,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尽管牢牢控制着舆论和警察,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各地保皇党与联邦派的叛乱与革命派内部丹东派与埃贝尔派的威胁,都使得共和国的情况坏到无以复加。对雅各宾派而言,此时务必实现举国上下对“祖国”概念的统一理解与认知,所以他需要一个更为明晰、纯粹、不可置疑,同时又无法拒绝的“祖国”概念。一方面,奉卢梭为精神导师的罗伯斯庇尔,试图以古典思想中的公民道德来建立共和国,而指导公民德性的关键,就是对祖国和法律的热爱。这是一种纯粹的、完美的、近乎狂热的情感共同体,爱国主义是一种天然的热情,没有人可以冷静理性地爱国。所以圣茹斯特(Saint-Just)说“祖国是所有情感的共同体,她使得人人都为保护其所珍爱的安全与自由而战斗,祖国也因此而得到了保卫。”^③在这种激进的爱国热情之下,一来分裂领土、威胁统一的任何意图或举动都是“背叛祖国”,必须处以极刑。所以热月政变的当天,有近百人因叛国罪被送上断头台,罗伯斯庇尔也不例外。二来革命干脆废除了政治范畴以外, *patrie* 一词指代具体出生地或天国的其他含义,“祖国”成为一个特指法兰西空间整体的政治概念。所以1792年一群教士献给国民议会用于普及知识的读物《国民教义问答》(*Catéchisme national*)就说,“什么是祖国?祖国就是我们所出生的民族整体(*nation entière*)。出生的地方不是祖国,中央与地方的统一体才是祖国。”^④

另一方面,同卢梭一样,罗伯斯庇尔认为祖国是所有人民共同的母亲,而法兰西传统的女性形象成为了可被征引的资源。所以当1793年12月15日内战的前线传来13岁孩子因反抗叛军而不幸被杀的消息时,罗伯斯庇尔决定以“母子意象”来做文章,树立“祖国母亲”的公民信仰。1793年12月28日,他在《导报》上歌颂约瑟夫·巴拉(Joseph Bara)赡养母亲、为国牺牲的英雄事迹:

面临强盗以杀死他来威胁其说出“国王万岁”时,他以“共和国万岁”的呼声英勇就义,他用其所有来回报母亲,再也没有比此更完美的例子用来激发对荣耀、祖国和美德的热爱了。我们要继承巴拉的荣耀,发扬英雄、勇敢、孝顺和爱国这些美德。^⑤

大革命后期,政治斗争形势的恶化与革命向草根大众的传播,使得无套裤汉运动与民粹主义情绪泛滥。首先,罗伯斯庇尔急需建立一种新的公民宗教,以最大程度上地实现国民团结,压制公社

① (法)米涅《法国革命史:从1789年到1814年》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6、124、125、126、129、139页。

② Jean Paul Marat, *Opinion de Marat, l'Ami du Peuple, Député à la Convention sur Le Jugement de L'ex-Monarque*, Paris: Imprimée Nationale, 1792, pp.7-8; Jean-Charles Poncelin de La Roche-Tilhac, *Le Procès de Louis XVI*, Paris: Chez Debarle, 1795, p.174.

③ Jacques Guilhaumou & Raymonde Monnier (eds.), *Dictionnaire des Usages Socio-Politiques (1770 - 1815), Patrie, Patriotisme*, Paris: Champion, 2006, pp.19, 21.

④ Pierre N. Hazard, *Catéchisme National ou Code Religieux, Moral et Civil*, Paris: Imprimerie d'Ant.-Jos. Gorsas, 1790, p.51.

⑤ Antoine Schnapper, *David, la Politiqu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Gallimard, 2013, pp.238-242.

引导的极端主义思潮。爱国主义成为压制各种信仰和思潮的最佳工具,1793年底的国民公会的报告中说:需要在被打倒的迷信废墟上建立一个唯一普遍的宗教,这个革命所建立的新宗教就是祖国信仰。^①其次,“祖国母亲”形象的构建既是雅各宾派对国内分裂主义的回应,也是“祖国”概念政治社会化的实现。在先后清除了贵族、国王之后,自由与共和的理念并不足以保证整个“祖国”的团结一致,尤其是社会还广泛存在着“出生地”认知与“天国”宗教思想的余毒之时。所以1793年12月,在罗伯斯庇尔督促下,国民公会在决议中宣布授予少年英雄巴拉迁入先贤祠的荣誉;由共和国资助,印制路易·大卫绘制的反映巴拉英雄事迹的版画,并分发至全国每所小学;由大卫负责组织次年7月28日纪念巴拉的活动。^②国民教育中的实践标志着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在法国的正式确立,也寓示着“祖国”概念的走向基本定型。

五、结 语

从古典时期的 *πατρίδα*, *patria* 到现代政治中的 *patrie*, *vaterland*, *motherland*, “祖国”这一旧词浓缩了几个世纪的历史与社会变迁。从原初词根到词汇术语,从词汇丛到基本概念,概念的义涵与语境都同历史变迁与政治发展紧密相关,其背后是爱国主义的修辞演化与思想脉络。然而,同“家”和“土”的原初关联使得“祖国”从一开始就具有包容与排他的两面性,概念的基本定型便发生在四种张力关系的历史变迁中。第一,普适与有限的关系。罗马的“两个祖国”、中世纪的二元结构、大革命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都是这种张力结构的体现。第二,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在“祖国”概念演变中,宗教主导政治与政治主导宗教的年代往往交替出现。第三,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此之中,家乡认同与国家认同、地区诉求与共同体需要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第四,父亲形象与母亲形象的关系。父亲威严,母亲慈爱,其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大革命便肇始于对父权统治的强烈不满,而“祖国母亲”最终成为包容呵护所有公民的最高政治认同。

大革命之后,祖国成为最高的国家理由,其后的法国史的叙述始终都建立在一种“法兰西整体性”的假设上,无论是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经济或是意识形态的。^③它是绝对不可分割的,有限的、完整的、统一的实体。在空间层面等同于国家主权性的领土空间;在情感层面上成为包容所有人民,赐予幸福自由,唤起爱国热情的共同母亲。“保卫祖国”“为国牺牲”等词汇继续成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政治修辞与动员口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从古代希腊雅典到18世纪末的大革命,“祖国”概念经历了罗马、中世纪、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岁月,义涵尽管不断变化,概念外壳却保存至今,并且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生产出了新的术语与词汇丛。大革命期间,“爱国”成为普遍共识的同时,各种理念、价值与信仰也围绕“祖国”概念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和斗争,而最终爱国主义步入课堂,成为了一种合法官方的意识形态,这不正是德国概念史家科赛列克(Reinhart Koselleck)所说的一个基本概念的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吗?^④

(责任编辑 赵枫)

①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马胜利、高毅、王庭荣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6、237页。

② Antoine Schnapper, *David, la Politique et la Révolution*, pp.239-240.

③ 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学海》2015年第3期,第65-72页。

④ (美)梅尔文·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张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though , still have their reason to exist: First , there is still room big enough for virtue ethics to flourish , even though modern society has to re-set up its middle and lower levels as the very basis , upon which its micro-structure or universalized formatting can be implemented and carried out in our everyday life. Then , traditional virtue ethics are irreplaceable. As long as we are human and keep our humanity alive , and our social life peaceful , traditional virtue ethics will never be discarded. And finally , ethics of modern society cease to be stratified , and stay on an ordinary level , and this unfortunate situation cries for ethical elites with their ethical idealism to take the lead in turning the ordinary into the sublime.

A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e Concept of *Patrie* in Its Modern Western Context

YU Jing-dong

As a core rhetoric in modern political discourse , *patrie* has exclusively its own ideological expression system. In western history , the concept of *patrie* has experienced its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from words to terms , to terminological clusters , and then to a basic concept. The history of this concept just lies in its meaning got highlighted when shifting from one context to another , thus reflecting the budding of political modernity in the west. Those different ideas absorbed in or derived from *patrie* has set up four tensional relations: universalism vs. particularism , globality vs. locality , politics vs. Religion , and fatherly image vs. motherly image , through which we can fully understand how this modern concept of *patrie* has been renovated and reconstructe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 thus establishing the basic structure of ideas and ideologies in modern patriotism.

Evangelium in Chinese Context: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Bibles of 17-19 Centuries

MIN Xin-hui

At the tur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new words and concepts were fabricated and put into use in the wake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in the East. Since translation is a transcultural and translanguagual practice , words and concepts are never free from mis-reading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A good example of this goes to *evangelium*--a core doctrine of Christianity. It refers not only to the Gospel in the early Christian text , but also the good news after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 which is eventually extended to the common use for the whole socie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evangelium* in Bibles and faith works in Chinese language from 17th to 19th Century , to demonstrate the consolidation of words into concepts.

本刊启事

本刊全文资料已加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等期刊数据库,并提供读者服务。如作者有异议,请来函说明,本刊可作适当处理。

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